



桂林冬日美 曹祎铭 摄

带一枚香橼回家

■朱秀坤

白露凝寒霜，繁华尽藏。一阵风过，万千黄蝶漫天翻飞，便觉一股萧瑟袭上心尖。真希望简约枝头还能寻到几枚果子，如柿，如橘，如苦楝，如无患子。或者银杏果——早跌进绵密厚实的落叶堆里了，散步时踩了一地金箔，沙沙声里，忽听得“啪”一声，果子被踩碎，像听到一声叹息。

居所附近的一家院里，有一高一低两株果树，低者为柿，高为香橼。柿子日益金红，鸟雀也爱啄食，惊艳而热闹。香橼树经冬不凋，浓绿枝叶间挂一枚枚浑圆的果实，比脐橙还要大，淡雅的松花黄，真叫养眼。却只能隔墙远观，不可亲近，连香味也闻不着。

有些果实不是种来吃的，欣赏，把玩，闻香，为凡俗人生添一份雅趣，要的是精神上的愉悦，是为“闻果”。汪曾祺的《鉴赏家》中，就说叶三“还卖佛手、香橼。人家买去，配架装盘，书斋清供，闻香观赏”。大观园中探春的秋爽斋里也有，“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，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”。佛手是香橼的变种，也叫五指香橼，香气更甚。

前些时，在我们小区僻静处也发现一棵香橼树，枝柯郁葱，绿叶青苍，一树的累累金果，小皮球一般亮在枝头。呵，有一枚竟失落在地，怕是在枝头站累了吧？风过，真是香！只是如此佳果，雨露风霜，自我修为，清氛远溢，禅寂无声，想想也有意思。遂捡起，一路摩挲着，带回家，置于枕边，伴我清梦，似乎梦境也有馨香。

午夜醒转，细雨沙沙，浓黑中一片宁静。似能听得到“啪”一声，一枚香橼从枝头落下，打两个滚，歇在草地上，染得枯草一脉软香，怕是草皮下冬眠的虫儿也会吓一一惊吧。

翌日一早，又去树下，见静卧了两枚沉甸甸的果子，像早候在那里，等我，带它们回家。便想，清风中，月光下，雾起时，或者就那么恬静的午后，总会有一枚、两枚香橼“啪”一声飘然而下，一只路过的猫或狗或许会愣一愣，嗅一嗅，玩上一阵，尽兴而去。

没人说得清一枚香橼究竟几时从树上落下，这是一棵树的秘密。却总有人，会慢慢地弯腰，捡拾起一枚，闻一闻，又轻抚一阵，连指尖都是雅致的果香。抬头而望，还有叮叮当当的果实在枝头晃荡，遂绽开一脸微笑，带了香橼回家。

弯腰，捡起一枚静静等待的香橼，这姿势也是古典优雅的。一枚香橼置于书房、卧室、客厅，案头、架上或窗台，心思沉静，便有植物的香、季节的香、来自灵魂深处的香一并而来，浮漾其间，越发受用。直至有一天，蜜色的果子熟了，剖开，尝一尝，甘美，多汁，沁人肺腑的香！

一树的柠檬黄自被发现后，就成了我的牵挂。我知道香橼枝上多刺，不可摘好像也无人摘，但西风会来采，雨打会落果，又或者瓜熟蒂落，重力也会“啪——”一声悄悄摘上一两枚。真不愿它再落果了，就算落，也得留那么三五枚，溜溜儿挂到下雪。雪花纷飞中，绿叶点缀明黄，依稀一抹芬芳。

有了白胡须

■杨金坤

刮胡须时，突然发现自己的黑胡须中竟掺杂着几根白胡须，心中一阵怅然。

记得刚进入初中时，许多男同学相继长出了毛茸茸的胡须，只有性格内向、身体柔弱的我，白净的上唇仍“寸草不生”，同学们群起而攻之，喊我“假妮子”。我自己也觉得缺少阳刚之美，在男同学面前没有魄力，在女同学面前没有魅力。为此，每天我总是驼着背、含着胸、低着头，自卑地出现在同学们面前……

一天早上，我在洗漱时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上唇上钻出了一层似有似无的茸毛。我用手轻轻地感觉，那茸毛软软的、滑滑的。胡须？！我先是疑问，继而到肯定。

“我长胡须了！”我大声叫道。随着这声喊，我的背直了、胸挺了。

可我哪里知道，胡须不长时就不长，一长就一发不可收拾。到读高一时，有一次我迟到了，喊了声“报告”，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
看到我的一瞬间，男同学哄堂大笑，女同学低着头、捂着嘴“吃吃”地笑，把我整个笑蒙了。下了课，我问同桌原委，同桌又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告诉我：你进教室时，阳光透过玻璃映照在你的头部，黑黑的胡须像一道剪影投射在白白的脸上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很有喜剧效果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讨厌胡须了。课余时间，我总会一手拿镜子、一手拿小夹子，龇牙咧嘴地一根根拔胡须。在拔胡须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有许多男同学和我一样，用夹子对胡须“大动干戈”，因为我们都听长辈说

过，胡须不能刮，越刮越重。有一次，一个要好的同学神秘地向我推荐了某一品牌的脱毛膏。我仔细地洗了脸，把脱毛膏均匀地抹在上唇和下巴上。15分钟后，用毛巾逆着胡须生长的方向推去，顿时上唇和下巴“素面朝天”。摸着干净的“不毛之地”，我非但没有欢喜跳跃之情，倒感觉好像丢失了什么似的。

我的胡须遗传了家族因素，上唇、下巴还有两颊都长满了胡须，是典型的络腮胡须。进入职场，有的同事经常拿我的胡须开玩笑。在一次饭局上，一同事嘲笑我的胡须太过浓密。我不动声色地讲起了故事：三国时，刘备兴师伐吴，关兴与张苞争做先锋，刘备说你们各自说说自己父亲生前战功，谁说的多谁当先锋。张苞说我父亲当年喝断当阳桥、夜战马超、义释严颜。关兴口吃，好久说不出话来，最后大声疾呼：我父亲须长数尺，人称美髯公。立于云端的关公听得凤眼圆睁，大声骂道：“你这不肖子！你父生前过五关、斩六将、水淹七军、单刀赴会，皆是千秋功业，你全不记得，为什么只说你老子这一口胡子？”同事们听得哈哈大笑。

这些年，我在胡须上没少折腾，从工具来说，我尝试过手动剃须刀、安全刮脸刀和电动剃须刀，在胡型上，我留过八字胡、一字胡、络腮胡、山羊胡。折腾来折腾去，折腾烦了，干脆不刮了，每天刮得干干净净，脸色铁青了，衬出一份沧桑感。

不知不觉中，自己也老了。盯着这几根白胡须，我唱起了那首曾经很流行的歌《一晃就老了》：不知道何时鬓角已染霜，不知道何时容颜已沧桑……

不快乐也别皱眉

■马海霞

在老家住时，胡同里的杨叔在煤矿采煤，工作非常辛苦，但每次他下班，未见其人，口哨声先飘进了胡同。杨叔的口哨吹得不是胡同里最响亮的，但却是最欢快的。我爸每次听到都会感慨，这小杨，今天又挖到金元宝了。

杨叔若听到我爸这样说，总会回一句，对喽，采煤小伙，富可敌国，哈哈。

杨叔在镇上的小煤矿干活，那时本地人都不愿意从事井下工作，毕竟采煤又累又不安全，但杨叔生了双胞胎，还都是儿子，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，赚到更多的钱，杨叔才去井下作业的。

杨叔才去煤矿干了一天，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。他说，出同样力气，井下比地面上挣钱多多了，而且井下冬暖夏凉，人在里面干活舒适得很，煤矿领导安全抓得严，只要职工不违章，就出不了事故。

杨叔在井下工作了几年，积攒了一些钱，两个儿子也都上学了，他便不在煤矿干了，和杨叔赶集卖蔬果，再后来又开了家蔬果店，生意很好，日子也越过越好。

谈起过去，他说，以前在煤矿采煤时，其实很辛苦很累，但他不想让家人看到他的疲惫，所以每次下班快到胡同口时，他就开始吹口哨，想一些高兴的事儿，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。父母身体健康，儿子又长高了，下月开了工资给家里买台大彩电……

只要挖掘，身边高兴的事儿多的是。

杨叔的家人听到他欢快的口哨声，悬着的那颗心就放下了，这么开心，今天的工作肯定顺利、轻松。连我们这些邻居听到了，也想跟着哼唱起来。那些年，杨叔的快乐可是带动了一条胡同的快乐呀。

前年杨叔中风，半身不遂需要慢慢康复，杨叔一边照顾杨叔，一边照看孙子，辛苦可想而知。一次我看到杨叔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杨叔，两个孙子一边一个扶着轮椅把手，蹦蹦跳跳地走，后来杨叔也双脚轮换跳着推着杨叔往前走。

走了一会儿，杨叔在小广场上停下了车子，两个孙子在追赶玩耍，杨叔也加入了其中，只见她一把逮住了其中一个，罚他唱首儿歌，小孩子也不扭捏，张开嘴巴高歌，另外一个小孩也跟着唱了起来，后来杨叔也跟着唱，我看到轮椅上的杨叔笑得像个孩子。

和杨叔闲聊，杨叔告诉我，现在杨叔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我照顾了，我不能垮掉，得学着调节自己，一逮住机会我就让自己活跃起来，我开心了，你杨叔就放心了。

想起一句话，不快乐也别皱眉，总有人爱上你的笑容。都说生活是自己的，其实也是身边亲人的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常思一二，不想八九。皱眉解决不了问题，只能加速自己变老。心烦时多想想幸福的事儿，时间久了人就会变得乐观豁达。